

賈樟柯 發起首屆呂梁文學季

為作家提供寫作交流營地



賈樟柯資料圖片

呂梁文學季由中國導演賈樟柯創辦的藝術中心發起，首屆呂梁文學季開幕式前日(9日)在山西汾陽賈家莊舉行，是匯集眾多作家、出版人及文學愛好者的文學活動。當中，賈家莊作家村、種子影院相繼揭幕。賈樟柯希望，呂梁文學季能扎根鄉村大地，成為中國土地上的一粒文化種子。

文、圖：中新社

首屆呂梁文學季開幕式在山西舉行。



種子影院外觀(取自賈樟柯微博)。網上圖片

據賈樟柯介紹，賈家莊作家村旨在為作家體驗生活、寫作交流提供一處自在的寫作營地。當日，賈家莊作家村在山西省汾陽市賈家莊工業文化創意園揭幕，該作家村由煥章別墅、正清金屋、徵因水坊、德生雅閣、天霖精舍、慕義紅樓六棟小樓構成，以紀念上世紀三十年代在汾陽生活工作過的馮玉祥(民國名將)、費正清(歷史學家，哈佛大學教授)、林徽因(建築師，詩人，作家)、萬德生(美國傳教士，汾陽醫院創建者)、衛天霖(中國現代油畫先驅)、恒慕義(美國國會圖書館首任東方部主任，曾任汾陽中學校長)六位中外歷史人物。在8天時間內，呂梁文學季圍繞特定主題，於村莊中舉行包括大家演講、學術對話、校園日、寫作工作坊、朗讀會及電影交流放映、藝術展覽、圖書市集在內的一系列文化藝術活動。

另外，種子影院也於當日揭幕，是中國第一

家開設在鄉村的藝術影院，賈樟柯介紹說，「種子」一詞取種子破土萌芽之意，期望種子影院能夠成為一粒從村莊裡破土而出、生根發芽的文化種子，最終讓電影文化在基層枝繁葉茂、落地生根。

以《過昭關》作開幕影片

「種子影院用了三年時間建成，但對我來說，卻好像花了30年，甚至40年。在我小的時候，想要看一部電影，要走一夜才能到達放映的地方，當時就在想，為什麼村莊裡不能有電影院，如今它在賈家莊村實現了。」出生於汾陽的賈樟柯說。

作為種子影院的開幕影片，鄉村公路片《過昭關》在當日放映。該片導演霍猛、主演楊太義出席開幕式。在第二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，《過昭關》獲得了費穆榮譽獎的最佳導演、最佳男演員獎。

79歲的楊太義是地地道道的河南農民，第一次演電影的他在得到最佳男演員榮譽之後，生活也有了改變。「得獎之後，村裡人都來祝賀我，後來還有電視劇找我拍。今年過年的時候，一家20多口人都來看我的獎杯。」楊太義說。

冀政府注重培養人才

而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賈樟柯，今年兩會期間接受央視新聞專訪時就提到，「本來會期不想說電影了，因為社會民生有很多更緊迫的事情需要關注，但大家確實非常關心電影，那就講一下意見吧。過去，我國每年生產兩百多部電影，人才資源是按這個數字配置的，到2018年生產的電影已超1000部，但人才培養嚴重滯後。」他呼籲國家有關部門能出台政策，增設教育培訓機構，對不同專業的電影人才實行多層級的培養機制。可見導演對培養電影創作、文學創作人才都非常有心。



賈家莊作家村在賈家莊工業文化創意園揭幕。



中國第一家鄉村影院揭幕。



賈樟柯親自創立的種子影院正式投入服務。

數百學生創作「反欺凌」藝術品

最近新聞不時傳出學生欺凌事件，問題備受各界關注，有見及此，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：「有種藝術」社區藝術計劃2019就為一眾年輕人發聲，藝術計劃由香港青年藝術協會主辦，今年的主題為「對抗欺凌」，十多位藝術家和數百名學生等一同創作九組藝術作品，過程中鼓勵創作者分享生活中有關欺凌的情況，從中提升同理心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，並推廣關愛文化，為自己和他人挺身而出。創作成果由即日起至5月22日在柴灣青年廣場展出，其間更會舉行導賞團，希望喚醒社會對欺凌問題的關注。

作品《欺凌感官隧道》是由陳韻淇創作，作

品以紅色作主題，帶給人凝重的感覺，一個個外形如鉛筆筆頭的互動藝術裝置，可讓觀眾親身體驗被欺凌的模擬狀態。陳韻淇希望透過此裝置鼓勵觀眾不要埋沒自己的善良和同理心，嘗試主動伸手幫助受欺凌的一方。

巨幅海報《反欺凌革命》是由藝術家麥嘉欣和姜立如帶領同學一起創作，兩位藝術家利用近代政治宣傳藝術為創作藍本，帶領同學構思正面的鼓勵語句，並以巨幅海報展示出反欺凌的決心和力量。海報構圖線條分明、顏色配搭強烈，相當吸睛。更帶出朋輩間互相扶持及和諧校園的訊息。

攝影作品《欺凌校園》由雷安喬創作，一踏

入作品展示的範圍，各張彩色的照片伴隨著藍色的燈光，使氣氛十分緊張，照片上各個身穿校服的學生蒙上眼睛，冷靜的面對鏡頭，彷彿表達一種無聲的控訴。

雷安喬是本地攝影師，她曾走過一段遭受同儕欺凌的歲月，因此她把自身的經歷轉化為創作靈感和動力，透過相機鏡頭勇敢地回顧過去，將內心鮮活的痛楚呈現。

這輯攝影作品尤如雷安喬的視覺回憶錄，揭開逐漸結痂的舊傷口，細說她那些孤單無助的日子。雷安喬選擇坦誠面對過去，利用作品為自己 and 同路人吶喊，這是對欺凌者和旁觀者最溫柔而堅定的回應。

文：張美婷



《反欺凌革命》



《欺凌校園》



《欺凌感官隧道》



走進間諜世界

風流倜儻、機警靈敏的英國間諜占士邦007，無論在小說裡或銀幕上，他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。每當占士邦接受新任務，他必先赴情報機構總部會見上司，聽取指示和領取最新科技武器。

這個神秘總部設於倫敦，今夏，倫敦有旅行社首次開辦探險團，帶領遊客參觀情報機構所在地。主辦單位強調，經驗豐富的導遊是前情報員，曾「駐守」香港。

有九十年歷史的英國伊萬斯(Evan Evans)旅行社，最近推出一個旅遊新景點——參觀間諜活動地方。根據其網站描述，倫敦是國際間諜雲集之地，充滿神秘和黑暗。尤其是東西方冷戰期間，前蘇聯特務組織在倫敦招募新成員和交換情報，間諜出沒的故事，精彩萬分。

英國有三大情報機構：負責國內的軍情五處(MI5)、負責對外的軍情六處(MI6)和政府通訊總部(GCHQ)，導遊將帶遊客參觀這些機構的所在地，介紹他們的歷史和現狀。網站說，間諜故事免不了詭譎、叛逆和悲傷的情節，不過，最終總有一方勝利。

其中一個參觀景點，是前軍情六處總部，位於白金漢宮旁邊的聖艾敏酒店(St Ermin's Hotel)。一九四零年二戰爆發不久，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重視軍事情報搜集工作，在該酒店舉行了一次歷史性會議，召集全國精英成立特別行動組(SOE)執行神秘任務，這就是軍情六處的雛型。後來軍情六處發展迅速，佔用聖艾敏酒店整整兩層樓房間，成為發號施令的總部。

該酒店大堂角落如今仍高掛著一些絲布，上面印上密密麻麻的符號訊息。當年歐洲戰火連天，酒店內的軍情六處人員憑著解讀這些密碼符號，洞悉納粹德軍戰略。



辛康納利的007占士邦造型。網上圖片

冷戰期間，聖艾敏酒店也是英國雙重間諜與前蘇聯特工交換情報的地方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蘇方向牛津和劍橋兩所名牌大學招募特工，其中著名「劍橋五子」之一的伯吉斯(Guy Burgess)，就是在聖艾敏酒店大堂酒吧將情報紙條交給蘇聯間諜。一九五一年伯吉斯身份暴露，叛逃莫斯科。

間諜故事層出不窮，帶領遊客走進間諜世界者，當然熟悉故事內容。旅行社網站介紹，化名「安迪」的導遊，曾服務英政府部門三十年，當過士兵和警察等公職，駐守世界各地。網站強調，「安迪」目睹柏林圍牆倒塌和經歷巴爾幹半島戰爭，在調派往香港及維也納前，是國家戰爭罪犯調查組成員。

對間諜故事感興趣的，還有英國國王位繼承人威廉王子。肯辛頓皇宮發聲明，證實王子於上月初曾經往上述三個情報機構，做了三個月實習生。

《衛報》評論，這是高度不平常的實習，須極度保密，事後始公佈。王子首先赴軍情六處，學習搜集全球的政治、經濟和軍事情報，以及如何與其他國家合作，去維護國家安全。

聲明說，過去五年來，英國面對連串國際恐怖襲擊威脅，王子在軍情五處跟隨反恐部隊，學習調查、分析和監控恐怖活動。最後一星期在政府通訊總部實習，王子認識了用作瓦解外來威脅的世界尖端科技。

王子總結實習成果是：這是一個使人謙虛的經歷。

沈從文筆下的柳林又不見了

江邊一葉孤舟更加落寞。

「這時船已到了柳林又，多美麗！出金子的地方，冬天也有人在水中淘金子！我平生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好看地方的。氣派大方而又秀麗，真是個怪地方。千家積雪，高山皆為紫色，疏林綿延三四里，林中皆是人家的白屋頂。」

「什麼唐人宋畫都趕不上。看一年也不會討厭。」

沈從文發出如此感歎的地方，真是令人神往。

今天我終於到了那裡，當年沈從文只是從這裡坐船經過。頂著細雨，下船搭中巴到五強鎮，接着再轉中巴去柳林又村。車上當地人見我這個異鄉來客，不停地拋出疑問。「從哪裡來？」「到我們這裡做什麼？」「我們這裡有什麼好看的……」

有人說，我們這裡除了一個可供釣魚的魚場，其他沒有什麼好玩的。我不以為然。反問他們是否聽說過沈從文？得到的回答是一陣沉默。

雖然沿途沒有誘人的風景，但我還是對柳林又充滿期望，不過在下車時，村子的普通讓我的心

情，和斜風細雨的陰冷天氣融在一起。只有3間客房的

小旅館80元一間房。沒有任何猶豫，我住了下來。

為什麼現實的柳林又和沈從文筆下的柳林又的差距如此懸殊？步出旅店，冒著細雨前行，希望借這寒涼讓自己清醒。

「五強溪水電站的確讓昔日的險灘沉入江底，但這裡是電站下游，不應當啊。」「莫不是那些山石被用去燒水泥、鋪馬路？」順著一條泥濘小路走向江邊，沮喪的我向自己提出一個又一個假設和可能。



沈從文筆下的柳林又。

寬闊的江面豁然出現在眼前，透過細雨薄雲，對岸山的輪廓依稀可見，黑色礁石冒出水面的，它們就是沈從文筆下的險灘，江邊那一葉孤舟，令這江景更顯寂寥。不是唐人宋畫都趕不上的美景又是什麼？

如此景致竟然被人遺忘？百思不得其解。

順著村中主路繼續前行，實際上是向著隱約可見的群山前行，走到盡頭，一座小學突然出現，這學校背後是被煙雲包裹的疊嶂，太美了！就自然景觀而言，湖南最美鄉間小學、最美鄉村，除了它，還有哪裡？

走到學校後面，黃昏時刻、濛濛細雨令道路一側的山巒顯得更加深不可測，另一側則是廣袤的稻田，而那遠方，又是起伏的群山。黑暗中一位趕鴨人從我身邊走過，看到被那景致陶醉的我輕輕說道：「這山後面還有很多地方美得很……」



沈從文筆下的柳林又。